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卷卷卷卷
顺沐良明
宏见
邓杨冯彭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中篇小说卷

I247.7

252

:48

邓宏顺卷
杨沐沐卷
冯良良卷
彭见明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目 录

有儿为官·····	(1)
千条线一根针 ·····	(67)
小女 ·····	(191)
热天 ·····	(263)

邓宏顺卷

有儿为官



1

村会计德法从乡政府散会回来，将一大捆报纸夹在胳膊窝里，兴冲冲地哼着歌进了村，但不往自己家里走，却过了小石桥往光文这边去报喜，走路时两眼抬得亮亮地瞪着光文屋。光文屋座落在一个竹林湾，下端和人共着道，上方和屋左屋右全是茂林修竹。春有竹鸡夏有鹭，冬天也少不得画眉叫。门前的十几级台阶，光文也用水泥浆砌了，抿得光滑而宜脚。德法从水泥台阶走上去，黄狗就如青蛙亮着颈项坐在门口居高临下地叫。这是丢个棒槌在地上都要生根的时节，春分过了几天，墙边石缝里的嫩草一下子长高了。春意催人哪！光文在屋后用竹刷子织瓜园，听到狗叫，便出来看是谁来了。一见是村里会计德法登了门，便停了手出来搞接待，光是骂狗：“眼珠糊了豆渣了？村会计你都不认识你还认识谁？毛火烧的！”把狗骂进了远远的竹林之后，又从屋里搬出个朱漆鼓盘凳放在壁脚里，用手抹了几把落尘说：“江会计，你坐。”德法姓江，光文就不叫德法的名字，叫江会计。光文知道德法喜欢这称呼。



德法在鼓盘凳上坐了，将那一大捆报纸放在膝盖上翻找。如今乡邮递员送报纸不大下村，大都抓住开村干会之机，让村干当二传手，因此，村干部每次开会回来，就少不了这么一大堆报纸。膝盖上地方不够用，翻来翻去，报纸就往地上掉。光文就问：“你是在翻什么呢？话都没说一句就那么忙着翻。”

德法说：“我给你报喜来了。”

光文说：“什么喜？”

德法说：“是关于庆林的喜事。”

光文一下来了神，脸朝报纸凑得更近，说：“庆林能有什么喜？是来信吧？准是那婊子养的又没有了伙食钱。”庆林是光文的儿子，大学毕业后分到县政府给县官写材料，说起来名堂好，其实工资低，又不能按时发，还常问家里要点伙食钱。

德法说：“庆林有出息哩，乡里干部都说有空还要来看看你老人家。他们叫拜访。”

光文真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，不知庆林有了什么好出息，大不了寄个立功奖状回来吧。说着，德法就把一张大报纸抽抖了出来，又两手展开报纸，用嘴巴指点着告诉光文说：“你看见了吗？中间那篇大文章就是庆林写的，看看。《加快科技推广，加快治山致富》，写得好哪！”光文算不上粗通文墨，但当基层干部时上过扫盲



夜校，“文革”中又跟人背通过毛主席语录，常见字也还记得些，看文章标题下还当真是庆林的名字，额头上的皮肉几扯几拉，就眯眼笑了，说：“这婊子养的！”这么骂儿子是最高的奖誉。这儿的父爱很独特。

说过文章，光文就到屋后的薯窖里取出一篓大红甜橙，叫德法：“你尝尝，这味道好哩。冰糖橙这时候吃起来少水分，蜜橘这时候吃起来少味道，甜橙放到这日子水分足，甜里带微酸。就剩这几个。原是想等那婊子养的回来吃，可能是开春了忙得很，抽不了身。”

德法把一个大红甜橙掰成四瓣，吃得酸腮帮子滴水，果然是回味无穷。心想，光文今天若不十二分高兴，他哪会把这好东西拿来给他吃。于是就更加奉承起来说：“老叔啊，你这屋场怕是坐对路了嘞。”

光文暗暗一笑，说：“你呢，三天两日开会学文件，还那老脑筋！哪有什么坟山屋场？”光文口是这么说，心里却在想：住这里的确顺畅得多。早先，他家住在村中间，日子一直过得不亮色，大跃进时他砍树炼钢打伤了脚；食堂化过苦日子那年月，庆早一家饿得起了水肿病，他利用职权偷了点粮食给庆早娘，庆早爸发现他们关系不正常，深夜里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树上把自己的颈脖用绳子挂了。后来庆林娘也两脚一伸去了，到底是什么病也没钱查出来。等到庆早长大，遇事就和光文红眼



睛抬杠子，光文心一横，就往这竹林湾搬了，屋场不屋场，他没想过，庆林能有这么个出息，他也没有想到。

德法又抓了个大红甜橙来吃，又得说些好话听：“老叔，我看你这屋场后靠太师椅，前有拦门山，怕是要出大官呢。”

光文说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。我们祖辈都是使牛拖耙的，能轮个什么大官当？要是战争年代去卖命，那也还说不定，如今是和平年代，电视里天天放《官场现形记》，当官要什么条件你还不清楚？你说我的庆林能有个什么靠山？有什么势力？”

德法说：“那也不一定。庆林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脑子活。”

光文说：“如今的官靠跑，你没听人家说，又跑又送，提拔重用；只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不跑不送，往下挪动。你说，我们泥巴人家能往哪儿跑？有口皇粮吃就万幸了。”

德法说：“你能肯定庆林就没关系跑？他跟着县官转，这不就是关系！”

光文想想，顿悟开来：这倒也是。

德法又感慨：“庆林当官也好啊，我们村里进县城办事也好有个靠山找。”

光文说：“搞个科级干部算什么靠山！”



德法说：“这人呀，你也难说定，运气来了，升起来也快呢。”德法不想再吃那大红甜橙，也就用不着再往下说奉承话，就告辞：“老叔，我得回去了。”

光文说：“就在这里喝两杯吧。”

德法说：“今天已经有约了，过天乡领导来拜访你，我再陪他们喝。”

光文说：“那也不多么。”说着就送德法走，狗又在竹林里汪汪地叫。光文又骂狗：“毛火烧的！该叫你不叫，不该叫你这么瞎叫！”

德法走了，光文就独自坐在壁脚，又将那报纸认真看过一遍之后才认真叠好放进屋里的箱底。怎么想，心里都高兴，庆林能这么想老百姓的事，将来就是当官了也是个好官，他还图个什么呢？他本是也想吃一个大红甜橙的，织瓜园挖粪土，背心出过毛毛汗，现在也口干，但抓起一个摸摸，动了动嘴唇又放回篾篓里。就这么几个了，刚被德法吃掉四个，现在再也不能吃了。于是，又咽了咽嗓子，把甜橙放回薯窖，又念叨：“这婊子养的，你还不回来，东西是留不住了。”



2

光文刚把薯窖门关好，村里的燕儿、三菊和二兰都齐整整地来到了光文门上，说是三缺一，要他去凑凑。如今阳春各做各的了，一年没有几天忙，庄稼一下种就坐屋里看电视搓麻将。光文两个女儿外出打工嫁在远方，条件好不用操心，儿子庆林又在县里工作，平日，他一人守着火塘也乏味，就常和这些媳妇们凑凑手。光文有两个女儿寄钱，自己还是篾匠，屋后那么一大片竹林，砍几根竹子来，手动动就织成筛簕簸箕卖成钱，于是便比一般人把钱看得松，加之他年纪大，眼力差，和那帮年轻媳妇在一起总是输，媳妇们自然就喜欢他来参一脚。只要光文一输，就拿钱去村口小商店买糖姜炒蚕豆来吃。有时光文该出钱却故意不拿，让媳妇们去他身上摸搜，赚得一种说不明白的乐趣。光文根本不在输赢，只在解闷，甚至赢了反觉得没意思，也拿钱买小吃，目的是消除那份孤独的寂寞。因此，平时只要媳妇们一叫，他就跟着走，但今儿却一下子变了。

光文锁好薯窖门，抬头皱皱额皮，就见了燕儿、三



菊、二兰正站在那里嚼姜片，穿得红红绿绿，屁股奶子都箍得圆翘翘地像歌星影星服装星，哪还像个农村媳妇哟！说着又想起庆林他娘所受的苦来。光文两手拍打着土粒儿，从薯窖那边走过来，说：“你们另外去招生，我没空！”

燕儿就把吃剩的姜片朝光文的脸上砸过去，光文用手挡了脸眼说：“别这么没上没下的，你不怕雷公？”媳妇们不明白光文的心事，光文今天是死了心不去赌那个博了，而且是决心金盆洗手，从今以后永远不赌了！德法说庆林会有大出息，想想也是，才工作多久呢，就在报上写了关心老百姓的大文章，过几年说不定就在电视上作报告了呢。他当爹的没能耐给儿子帮忙已经有愧了，如果还给儿子脸上抹黑，拖儿子的后腿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如果派出所来桌上插一手，说庆林那爸赌博，庆林的前途能不受影响吗？就为这，光文不搭理她们。

燕儿机灵地眨了眨眼，说：“文叔，怕是村领导刚到给你上政治课吧？”

光文说：“他算老几？能压我？”光文随手指着路边几棵三月泡树，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这花苞儿都白亮亮地了，多急人哪！我哪比得你们有福气呢！你们家男是男女是女，挡外的是挡外的，主内的是主内的。我呢，一双手要捉几条鱼，哪陪得起你们！”说着就往猪栏那头



走，又说：“猪还没喂食，饿得都拱栏门了。”

燕儿把手里的半块姜片往衣袋里放了，说：“文叔，这个算我们的。”说着就去柴屋抱了柴在灶上烧火，三菊在门口剥猪草，二兰就把猪食桶提到灶边。

光文说：“莫把你们那嫩手磨起血泡，夜里挨你屋男人骂。”

媳妇们嘻哄笑了一阵，燕儿就在一边大声说：“文叔，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，天上还有雷公佬呢。”光文爱用雷公吓人，她们也就搬出雷公来。

三人忙了一阵，美美的猪食就在猪栏门口冒着热雾。燕儿正要把猪食往槽里倒，光文赶紧走过来拦了，说：“慢！你们只会哄男人，哪里会喂猪哟。”光文躬腰去料理猪食，燕儿就用个抓米拳头在光文腰上打了几下，说：“老不正经的！”光文用两个指头伸进猪食里试温度，说：“这么高的温度哪能就一下子倒进食槽呢，那会烫伤肠胃啊！杀年猪的时候你注意看，有的猪肚里有好多血球，那就是因为猪食的温度太高烫起的。”燕儿她们听着都有些痴了，不知道喂猪食还有这么多讲究。

燕儿说：“难怪你这猪长得油光水溜的。”

光文得了夸奖，心里高兴，说：“吃稀粥还有嘴巴功夫呢。什么事不要多实践？你们呀，早是梳头发戴项



链，晚上呢，天不黑又要看电视，养鸡喂猪的事儿全是老家伙做，哪会懂这学问呢。有朝一日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打鼓了，你们呢，就都当神仙去，不要吃不喝了。”

燕儿说：“明儿你家庆林娶了媳妇别说喂鸡喂猪，只怕说话都让你听不懂。”媳妇们又嘻哄笑了一阵。

说着话，猪就吃得肚子圆溜了，燕儿就又催：“文叔，猪也吃得这么饱了，还请不走你呀？”

和这帮媳妇们在一起真是快乐得没有了早晚，他怎么不想获得这份愉快呢？但他嘿嘿笑着说：“跟你们说了，我今儿没得空！”

燕儿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，我们都帮你做。”

光文分明是推脱，说：“你们又不是我家媳妇，我哪有那福气使唤呢。”

燕儿一下就扯了光文的胳膊，又使眼色给三菊和二兰，于是前拉后推，光文两脚往后使劲儿也撑不住。燕儿咬着牙说：“你今儿就是台烂拖拉机，我们也要把你这堆废铁推走！”平时太随便，此刻也实在难变脸。眼见得抵赖不过，光文只好说：“莫这么扯扯拉拉地不好看，我给你们 20 元去买小吃，这该行了吗？”

媳妇们不依，说，不到桌子上分输赢，拿钱没道理，就又强行推着光文走。

光文说：“我求你们姑奶奶了。年过了这么久，我



连被子都还没有洗，春无三日晴，今儿天气好，要是你婶子还在世，不用我操心这些事，就是跟你们上花果山摘仙桃，我也不说二话。”

听这话燕儿就软心，放了光文说：“我们这就给你洗。”

光文想的是坚决不赌了，怕影响庆林的名声，但不好明说，怕别人说他儿子才芝麻大的官就轻狂。于是拿这些办法来搪塞。媳妇们这么一答应，光文仿佛又理屈辞穷。光文挤挤额皮，眯了眼四处看看，只好把主意往屋门口那棵梨树上打。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算是服你们了，去就去，待我先去梨树上将那死枝儿砍下来。”

燕儿说：“那死枝儿碍你什么了？有人请你，你就屁股翘得天高。”

光文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？春天来了要发芽，死枝一扯营养，嫩芽儿就吃不饱奶。”燕儿她们一听，悟出些道理，就催他快去。光文心里一喜，终于有脱身之计了。他搬过长长的木梯在梨树上架了，然后一步一登高地往树上爬。光文在高高的梨树丫口上站定，拍拍手，这才很解脱地说：“媳妇们，我是决心不再赌了，你们去邀别人吧，要等我，怕就辜负你们期望了。”

燕儿她们这才一下子明白是上了大当。缠磨了这么久，先是弄猪食后又答应洗被子，现在才明白是受了戏



弄，气没地方出，几人就把梯子往旁抽了，说，看你还怎么下来！

光文早就预料这一着，只愁上不去，哪愁下不来呢？再高的树么，下来时，至多也就两腿擦破一点皮。光文笑了，说：“抽吧抽吧，让我坐得安然些。”

燕儿见光文在树丫上操起悠然二郎腿，就又急又气地在地上抓石往上打，但打不了那么高，她想重新把梯子架了，但上了树又能把他怎样？四处一看，见屋壁上有晾衣服的竹竿，心眼一动，主意来了，叫三菊和二兰把两根竹竿绑接起来，然后三人拿着照准光文的屁股戳。这主意真绝，光文每招架一下，都显得十分狼狈。这使燕儿她们很解恨，就仰脸哈哈笑成一簇花。往上戳一竿子问一句：“你下来不下来？”光文嚷着躲着，摇得满树梨花如雪片往下飘落。

光文显得手足无措，就在树上嚷开了：“你们再戳，我就撒尿了。”

燕儿她们以为是吓人，说：“你不要脸你就撒！我们拿盆来接！”话还没说完，燕儿脸上就落了热热的水滴，抬头看，果然是亮亮一线水从光文的裤裆里飞流直下。三人丢了竹竿捂着脸就跑，不知是谁骂：“这东西吃了什么药，说变心就变得这么铁硬了。”

燕儿她们走了，光文站在树上俯视丢在地上的木梯



邓宏顺卷

和竹竿，反倒没有胜利的愉悦，只是怅然若失，但为了庆林的前途，他只能这样，一种很复杂的心情，使他的眼眶潮湿了。